

毁灭，她说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DÉTRUIRE DIT-ELLE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首部独立执导电影作品

马振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毁灭，她说

马振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毁灭,她说/(法)杜拉斯(Duras,M.)著;马振骋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10

ISBN 978-7-5327-5171-6

I. 毁… II. ①杜…②马…

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46207号

MARGUERITE DURAS

Détruire dit-elle

本书根据子夜出版社1987年12月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 de Minuit, 1969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7-276号

毁灭,她说
Détruire dit-elle

MARGUERITE DURAS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马振骋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周冉 缪伶超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34,000

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171-6/I·2944

定价: 16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71-85155604

致迪奥尼斯·马斯科洛

天空多云。

观景窗关闭。

他在餐厅里；从他的一边看不到花园。

她，是的，她看得见，她在看。她的桌子挨着窗台。

由于光线刺目，她眯起眼睛。目光忽左忽右。其他客人也在看这几场网球，而他看不到。

他没有要求换桌子。

她不知道有人看着她。

早晨将近五点钟时，下过一场雨。

今天，球是在闷热的天气中，拍过来拍过去。她穿一件夏季长裙。

她面前放了那本书。自从他来了之后开始的？还是以前？

书的旁边有两瓶白色药丸。她每顿饭都要服几粒。偶尔她打开书。然后又立刻合上。她看网球。

其他的桌子上有其他的药瓶，其他的书。

头发有黑的，灰黑的，光滑的。头发不漂亮，发干。眼睛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，当她转过脸，窗边的光线直接照射，还是使眼睛感到疲劳。微笑时，眼睛四周的皮肤微微打皱。她很苍白。

旅馆的客人没有一个在玩网球。玩网球的是附近的青少年。没有人抱怨。

“很可爱，这种青春朝气。他们也很知趣。”

除了他也没有别人注意过她。

“这种噪音大家也习惯了。”

六天前他到时，她已经在那里，面前放了书和药丸，穿了一件长上衣和一条黑裤子。天气凉爽。

他注意到她的雅致，体态，然后动作，然后每天在花园里午睡，然后她的手。

有人打来电话。

第一次她是在花园里。他没有去听名字。第二次他没有听清楚。

电话在午睡以后打来。无疑是有约在先的。

阳光。第七天。

她又在那里，网球场边，坐在一张白色长椅上。还有其他白色长椅，大部分是空的，空的，面对面东倒西歪，围成一圈，孤零零。

午睡以后他就看不到她的踪影了。

他从阳台上瞧着她。她在睡觉。她身材高，也像死了似的，腰际有点弯。她苗条。

这个时刻网球场空无一人。午睡时间不允许打球。将近四点钟才有人玩起来，直至黄昏。

第七天。正当午睡昏昏沉沉时，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急躁，还带点粗暴。

没有人回答。那个人独自在说话。

没有人醒来。

只有她离网球场那么近。其他人都比较远，或者在篱笆后面，或者在草地上晒太阳。

刚才说话的声音在花园里发出回声。

这是第八天。阳光。天热了起来。

当他中午走进餐厅时，她很准时却没有在。

她到的时候餐厅已经开饭，她面带笑容，平静，不那么苍白。他知道她没有走，因为书和药丸还在，刀叉也安放好了，早晨旅馆走廊里也没有动静。没有人进店，没有人离店。他从情理上推测她没有走。

她到时，经过他的桌旁。

她面对窗子露出侧脸。这倒方便了他对她的窥视。

她很美。是内在的。

她自己知道吗？

“不。不。”

声音消失在靠森林的那扇门边。

没有人回答。还是那个急躁、几乎粗暴的声音。

今天天空没有云。热气升高，持久不散，渗入森林和花园。

“有点闷热，您不觉得吗？”

观景窗的蓝窗帘已经放下。桌子也笼罩在帘子的蓝光中。她的头发成了黑的。她的眼睛成了蓝的。

今天网球的拍声都打在太阳穴上，打在心上。

旅馆里暮色沉沉。她又出现在餐厅的霓虹灯光下，苍白，老了。

突然，她以一个神经质的动作，往杯子里倒水，打开瓶子，取出药丸，吞服。

她第一次把剂量增加一倍。

花园里还有亮光。人几乎走空了。窗前的硬遮篷卷了起来，透过一点风。

她镇静下来。

他取起书，他自己的书，打开。他没有读。

从花园传来人声。

她往外走。

她刚走出门。

他合上书。

九点钟，黄昏，旅馆和森林暮色沉沉。

“您允许吗？”

他抬起头，把他认了出来。从第一天起他就在这家旅馆了。他一直看到他，不论在花园里，在餐厅里，在走廊里，是的，一直看到，在旅馆前的公路上，在网球场四周，白天，黑夜，在这个空间里转悠，转悠，一个人。他的外表显不出他的年龄，但是他的眼睛显得出来。

他坐下，取一支烟，也敬了他一支。

“我没有打扰您吧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我在这家旅馆也是一个人。您明白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她站起身。走过去。

他闭上嘴。

“每天晚上总是我们留到最后，您看，没有人了。”

他的声音急躁，几乎粗暴。

“您是一位作家？”

“不。您为什么今天跟我说话啦？”

“我睡眠不好。我怕回到房间里去。翻来覆去想那些伤神的事。”

他们不说话。

“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为什么今天？”

他终于看着他。

“您早等着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站起身，做个姿势邀请他。

“我们到窗前去坐坐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他没有听见她上楼梯的脚步声。她大约到花园里去了，等待黑夜完全来临。这不一定。

“这里住的都是身心疲惫的人，您原来知道吗？您看，没有孩子，没有狗，没有报纸，没有电视。”

“您就是因这个来的？”

“不。我可以到这里来，也可以到其他地方去。我每年都来这里。我跟您一样，都不是病人。不是，我对这家

旅馆有一些回忆。您不会感兴趣的。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位女士。”

“她没有再来？”

“她大约死了。”

他说起这一切声调不变，语速也是单一的。

“还有其他假设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保留的是这个假设。”

“然而您还是为要找到她又来了？”

“不不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不要认为这是一……不，不……但是她整个夏天都吸引着我的注意力。仅此而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回答以前停了一会。他很少望着对方的眼睛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对您说。这在于我，在于我到了她面前。您明白吗？我们到窗子那边去吧？”

他们站起身，穿过空的餐厅。他们在窗前站着，面对着花园。她在那里，是的。她沿着网球场的栅栏散步，今天穿黑的。她吸烟。所有的客人都在外面。他不看花园。

“我叫施泰因，”他说。“我是犹太人。”

这时她在门廊旁边经过。她过去了。

“您听见我的名字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施泰因。天气一定很温和。我以为他们都睡了。您看他们都在外面。”

“今天网球的拍声就像打在太阳穴上，心上，您觉得吗？”

“我也觉得是这样。”

静默。

“我妻子几天后来找我，我们一起去度假。”

他光润的脸更无表情了。他悲哀吗？

“嗨，我没想过这件事。”

“您想过什么别的事呢？”

“没什么事。您明白吗？我什么事都没想。”

晚上这个时刻，总有四个人开始玩槌球，可以听到他们的笑声。

“闹得很，”他说。

“不要转移话题吧。”

“我妻子很年轻。她可以做我的孩子。”

“她叫什么？”

“阿丽莎。”

“我原来以为您跟旅馆以外的事毫无牵连，”他笑了，“从来看不见有人叫您接电话。您也从来不收到信件。现在突然阿丽莎来了。”

她站立在一条小路前——往森林去的小路——犹豫不决，然后又朝旅馆的门廊走去。

“三天后过来。阿丽莎此刻在她娘家。我们结婚有两年了。她每年要去娘家。她在那里已经待十来天了。她的面孔我看来很模糊了。”

她回来了。这是她的脚步声。她穿过走廊。

“我和不同的女人生活过，”施泰因说。“我们差不多都同岁，那时我有时间跟女人过，但是没有跟其中一人结过婚，虽然我也曾准备演一出婚姻喜剧，要接受时心里就响起一种拒绝的叫声。不行。”

她现在走在楼梯上。

“您呢？您是一位作家吗？”

“我正要当个作家，”施泰因说。“您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大概一直想当？”

“是的。您凭什么猜着的？”

现在什么噪声都消失了。她大约已经到了自己的房里。

“凭什么？”施泰因又问。

“凭您追问不舍的劲头，最终又没有什么结果。”

他们相互瞧着，相互一笑。

施泰因指着面前的花园和更远的地方。

“这座花园过去那一边，”他说，“大约离旅馆十来公里，有一座大平台，很出名。看得到一大片丘陵，那里才是这个地方的风景点。”

“下午旅馆都空了，他们就是往那儿去的？”

“是的。他们总是到了黄昏时刻回来，您注意到了吗？”

静默。

“除了这座大平台呢？”

“我没听说还有什么值得一看的。没什么了。没有……其他，没了。要么是那座森林。这四周都是。”

树梢也沾上了夜色。一点色彩都留不下来。

“我只认识花园，”马克斯·托尔说。“我一直呆在这里。”

静默。

“中间那条道路尽头，” 马克斯·托尔说，“有一扇门。”

“啊，您注意到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们不去森林。”

“啊，您也知道？” 施泰因说。

“不。不。我原来不知道。”

静默。

然后施泰因走了，像来时一样，不犹豫，不事前说一声。他跨着不知疲劳的大步子离开餐厅。一进入花园，他放慢了步子。他混在其他中间散步。他放肆地瞧他们。他从不跟他们说话。

花园里阳光和热气。

她在长椅上扭动。她翻了个身，又睡熟了，两条腿伸直分开，头遮在手臂下面。今天以前他都避免从她面前走过。今天从花园角落走回来时他这样做了，他经过她的